增入音註括例始末胡文定公春秋傳

十五

倭一名接又作委文公子

敬嬴[illegible]書問周使曰宣

周 匡王五年惠宣公二年匡王崩弟定王立

鄭 穆公二十年魯宣公三年穆公卒靈公弟襄公弑立

公夷立宣四年靈公弑弟襄公堅立

齊 惠公元年魯宣公十年惠公卒子頃公無野立

文公元年

宋 文公元年

晉 靈公[illegible]十三年趙盾為政魯宣公二年靈公弑成公黑臀立八年[illegible]為政

九年成公卒子景公獳立十二年[illegible]為政宣十六年[illegible]為政宣十七年[illegible]為政

成公二十七年魯宣公九

齊 成公卒子穆公[illegible]立

文侯四年魯宣公十七

蔡 文侯卒子景侯固立

文公十年魯宣公十四

曹 文公卒子宣公廬立

靈公六年魯宣公十年

鄭 靈公弑子成公午立

宣 孝伯元年

邾 定公六年

詳 昭公十四年魯宣公十七年昭公卒靈公立

詳見僖公元年

莊 莊王六年魯宣公十一年盟辰陵討陳

詳 [redacted]宣十一年[redacted]

[redacted]宣十二年敗晉于

邲宣十八年莊王卒共王立

共 共公元年魯宣公四年共公卒和公立

詳見隱公元年

及 及成公元年

詳見隱

公 公元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宣公爲弒君者所立受之而不討賊是亦聞乎弒也故如其意爲而書即位以著其自立之罪而不嫌於同詞美一也有小大則褒詞異一美一惡無嫌異惡一也有小大則貶詞異一惡無嫌

公同

年遣女

不朞年遣卿逆女付亟乎太子

遂殺子赤及其母弟而立宣公
遂之如此言故結昏于齊為自安計越典禮以
立接之始謀也其後而不顧者以敬嬴沖遂請齊
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
喪紀浸廢夫豈一朝一夕之故自文宣莫之
行矣此所謂不待敗絕而罪惡見者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有不待敗絕而罪惡見者不敗絕以見惡夫
人與有罪焉則待敗而後見故不稱氏夫人
其如何知惡無禮如野有死麕能以禮自防
如草蟲怨期有待如歸妹之九四則可免矣
凡稱婦者其詞雖同立義則異逆婦姜于齊
病文公也以婦姜至自齊責敬嬴也敬嬴嬖
妾私事襄仲以其子屬之殺世適兄弟出主
君夫人接成風故事即以子貢為國君母斬
焉在義服之中請昏約婦而其罪隱而未見
也故因夫人至特稱婦姜以顯之此乃春秋
推見至隱著妾母當國用事為後世鑒之也
槩指為有姑之詞而不察其旨則精義隱矣
夏季孫行父如齊
經書行父如齊而不言其故謂納賂以請會
者傳也經有不待傳而著者此事以觀斯得
矣下書公會齊侯于平州則知此會行父請
之也又書齊人取濟西田則知其請蓋以賂
以進微傳其事著矣諸侯立卿為公室輔猶
孟也而謀國如此亦不待敗絕而惡
以行父之勤勞恭儉相三君

以其君顯名與晏嬰等矣

三晉申父于衛

去猛羈置母去其所比於專殺者其罪薄乎云爾或以爲近正非矣大夫當官既不請於天子而自命以爲有罪又不告於司寇而擅刑猶不遠於正乎秦晉戰于河曲撓吏斷之謀者趙穿也若討其不用命則當以穿爲首止治車門之呼偕賊可也而獨放晉申父則以趙有當國穿其族子而趙氏之也桃園之罪其志固形於此矣故稱國以放見晉政之在私門而成亡侵爲後戒也

公會齊侯于平州齊曲

按左氏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魯宣襄立踰年舉國臣子既從之矣若之何位猶未定而有待於平州之會也春秋以來弒君簒國者已列於諸侯之會則不復致討故曹人以此請負芻于晉夫簒弒之賊毀滅天理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身無存沒時無右今其罪不得赦也以列於會而不復討是率中國爲戎夷棄人類爲禽獸此仲尼所爲懼春秋所以作也然欲定其位者魯宣公宜稱及齊而曰會者討賊之法也凡討亂臣賊子必深絕其黨而後無惡者孤矣

公子遂如齊

宣公簒立之罪仲遂主謀爲首惡初請于齊遂爲上客而並書介使者罪敬孫得臣不能以仲惠伯死非君命失其所也

小從之也大夫有以死爭者矣然削

其能或外結藩鎮以爲之援至於殺生廢置皆出其手而人主不悟者其慮深矣凡此皆直書于策而義自見者也

六月齊人來取濟西田

魯人致賂以免討而書齊人取田者所以著齊罪春秋討賊尤嚴於利其爲惡而助之者所以孤其黨夫齊魯鄰國盟主之餘業也子惡弒出妻歸而宣公立不能聲罪致討務寧魯亂首興之會是利其爲惡而助之也弒君篡國人道所不容而貨賂公行免於諸侯之討則中國胥爲戎夷人類滅爲禽獸其禍乃弭矣

秋鄭子來朝楚子莊鄭人侵陳遂侵宋

曰侵禁遂伐陳 以見侵陳遂侵宋 以見

楚書爵而人鄭者敵之也鄭伯本以宋人盜君位不能討受賂而還以此罪晉爲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公乃附楚以亟病中國何義乎書侵陳遂侵宋者以見潛師掠陳肆爲侵宋罪而討之也既正此師爲不義

而見侵逼此門庭之寇利用禦之者也晉能救陳則存諸夏攘夷狄之師故特褒而書救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如解倒懸如拯民於塗炭之中知此義則知春秋用兵之意矣

傳稱師救陳未經不書宋此非闕文乃聖人削之也前方以不能討宋上卿敗而稱人諸侯會而不序今若書救宋則與刑秦矣

宋公 陳侯 鄭伯 衛侯 曹伯 文會晉師于棘林

伐鄭 [illegible] 此趙盾也 [illegible] 其曰會晉師則不以大夫用諸侯之辭也 [illegible]

音匪

列數諸侯而會晉趙盾穀梁子以為大趙盾

之事以其不之也故曰師此說非也春秋立法君為重而大大與師其躬敵列數諸侯於師師之下而又書大夫之名氏則昌疑於君而不可以為訓其曰會晉師此乃譏禮於微之意也其曰義糴矣非林鄭地也前者地而後伐以為疑詞此其地則以著其美者一美一惡無嫌於同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illegible] 自 [illegible] 書陽處父 [illegible] 書

鄭侯 [illegible] 書趙穿 [illegible] 自 [illegible] 書

崇在西土秦所與也晉欲求成于秦不以大義動之而伐其與國則為設已甚比諸伐楚以救江異矣而傳謂設此謀者趙穿也意者[illegible]逆心欲得兵權計於伐國以用其[illegible]之迹而省國者亦不裁正而

從之[illegible]志名姓自登史策弒君于桃園而
上卿以志同受惡其端又見於此書侵以見
所以求成者非其道矣
晉人宋人伐鄭
宋人弒君既列於會在春秋衰世已免於諸
侯之討矣論春秋三法測其罪固在法所不
赦也而晉人與之合兵伐鄭是謂以燕伐燕
焉愈乎其書晉人宋人非將卑師少蓋貶而
人之也以敗書伐者若曰聲罪致討而已有
瑕則何以伐人矣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
生帥師戰于大棘[illegible]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兩軍接刃主將見獲莫負明矣又書師敗績
詞不贅乎此明文夫雖貴與師等也故將尊
師少稱將不稱師師衆將卑稱師不稱將將
尊師衆並書[illegible]蒙者示人君不可輕役大衆
又重將帥之選其義深矣或曰元帥三軍之
司命而輕重若是班少自行師而言則以得衆為本鄭
帥為司命自有國而言則以得衆為本鄭
使高克將兵禦狄于境欲遠克也而不恤其
師楚以六卒實從得臣恐喪師也而不恤其
將故經以棄師罪鄭以殺其大夫責楚明此
義然後知王者之道輕重之權衡矣
秦師伐晉
安左氏以報崇也遂圍焦晉用大師於崇乃
[illegible]而無名也故書侵秦人為是興師
[illegible]無名之罪也故書伐世豈有

匡而侵其所與可以得成者乎穿之情矣宣子當國篡無遺策獨懵於此哉其從之也而盾之情亦見矣春秋書事筆削因革必有以也一侵一伐而不書圍焦所以誅晉卿上侵之意其所由來者漸矣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按左氏晉趙盾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初鄭鄬生受命于楚以伐宋經不書伐而以宋華元士大棘之戰者蓋楚人有詞于宋矣師之老壯在曲直晉主夏盟盾既當國合諸侯之師何畏乎楚何避乎鬬椒然力非不足而去之者以理曲也故鄉不氏而稱人師書侵而不言伐易於訟卦之象曰君子作事謀始始而不謀將至於興師動衆有不能定者矣晉惟取賂縱宋而不詞至以中國之大不能服鄭不競於楚可不慎乎春秋行事必正其本爲末流之若此也其垂戒明矣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皋靈公不君而猶臣以弒者以示良史之法深責執政之罪

趙穿手弒其君董狐歸獄於盾其斷盾之獄詞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以是書斷而盾也受其惡而不敢辭仲尼因其法而不之革其義云何曰正卿當國任事之臣也國事莫酷於君見弒不於其身而誰責乎亡而越境謂去國而不還也然後臣子之事終爲出而實聞乎故也假令不與聞是有全將之心而意欲穿之

乎獄矣惡莫慘乎意今以此罪指乃閑臣
子之邪心而譏其漸也指雖欲辭而不受可
乎以高貴鄉公之事觀焉抽戈者成濟唱謀
者賈充而當國者司馬昭也爲天吏者將原
司馬昭之心而誅之乎亦將致辟成濟而足
也故陳泰曰推斬賈充可以少謝天下耳昭
問其次意在濟也泰欲進此直指昭也然則
趙穿弒君而盾爲首惡春秋之大義明矣微
夫子推見至隱垂法後世亂臣賊子皆以詭
計獲免而至愚無知如史太鄧扈樂之徒皆
蒙歸獄而受戮焉君臣父子不相夷以至於
禽獸也幾希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匡王崩弟定王立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又死也不
郊

乃不郊爲牛之口傷改卜牛而牛又死也不
然郊矣禮爲天王服斬衰周人告喪于魯史
策已書而未葬也祀帝于郊夫豈其時而或
謂不以王事廢天事禮乎春秋已來喪紀浸
廢有不奔王喪而遠適他國有不修乎禮而
自相聘問固將以是爲可舉而不廢也卒至
漢文以日易月後世不能復其所由來漸矣
春秋備書其義自見

猶三望

三望者公羊曰祭泰山河海夫天子有天下
凡宇宙之內名山大川皆其所主也故得祭
了望無所不通諸侯有一國則境外
人所主者而可以望乎季氏旅於

泰山未不能救而夫子責之者爲泰山將
侯斯時魯大夫何與焉季氏不得旅泰山則
河海非魯之封內其不得祭亦明矣猶者可
已不當爲之詞

葬匡王

四月而葬王室不若其禮畧也微者往會魯
侯不臣其情慢也或曰宣公親之者也而常
事不書非矣崩葬始終之大變豈以是爲常
事而不書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

夷狄相攻不志此其志何也爲陸渾在王都
之側戎夏雜處族類之不分也楚又至洛觀
兵于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焉故特書于策
以謹華夷之辨禁猾夏之階

夏楚人侵鄭

按左氏晉侯伐鄭鄭及晉平而經不書晉仲
尼削之也鄭本以晉憑不若取賂釋賊爲不
足與似也而往從楚非矣今晉成公初立晉
僭竊偽邦而歸諸侯則是反之正也春秋大
改過許遷善書楚人侵鄭者與鄭伯之能反
正也故獨著楚人侵掠諸夏之罪亦鄭既見
侵於楚則及晉平可知矣

秋赤狄侵齊宋師圍曹 穀曰 郝氏注見經 先儒
謂唐叔子孫別在狄者

按左氏宋文公即位盡逐武穆之族二族以
曹師伐宋然不書于經者二族以見逐而奉
宋也及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而經
因漢之孫之意也武穆二族而曹之

幸之兵車何時而息哉不能反躬自治特恐強以
之治也故書法如此也宋惟有不赦之罪莫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穆公卒靈公夷立 葬鄭
穆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
公伐莒取向莒邑東海縣莒郯二國相怨故
公與者矣共平之 [illegible]音淡 [illegible]音餉
公不偏黨之謂平以此心平物者物必順以
此心平怨者怨必釋惟小人不能宅心之若
是也雖以勢力強之而有不獲成者矣夫以
齊魯大國平鄭莒小邦宜其降心聽命不待
文告之及也然而莒人不肯則以宣公心有
所私係失平怨之本耳故書取以著其罪及
所欲也平者成也取者盜也不肯者心弗和
從莫能強之者也以利心圖成雖強大者不
能行之於弱小春秋書此戒後世之不知治
其本者故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己斯可矣
秦伯稱卒共公卒用公立夏六月乙酉鄭公子
歸生弒其君夷鄭公子歸生弒穆公堅立
首謀弒逆者公子宋也懼誅而從之者歸生懼
也而以歸生為首惡何也夫亂臣賊子欲動
其惡而不從者未有能全其身而不死也故
李子然問仲由冉求其從之者歟子曰弒父
與君亦不從也是以死節許二子矣歸生懼
誅而從公子宋特無求路不可奪之死節耳
不亦過乎曰歸生與宋並為大夫
執國政可以不從一也嘗統

軍獲其元帥已得兵權可以不
未逆謀登時而覺先事誅之猶反
耳夫豫殺生之柄伐大義以制人使人聽
已猶大羊之伏於虎也何畏於人懼其見殺
而從之也哉計不出此顧以富老憚殺比方
君父歸生之心忘矣故春秋捨公子宋而以
弒君之罪歸之爲後世鑒若司馬亮沈夏之
等苟知此義則能討罪人不至於失身爲賊
所制矣

亦狄侵齊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君行告至常事不書宣公比年如齊而皆致
者危之也夫以莫弒謀於齊而取國以土地
賂齊而請會以卑亞事齊而求安上不知有
天王下不知有方伯惟利交是奉而可保乎

高固之事亦殆矣故比年如齊而皆致以戒
後世之欲利育攸往者惟義之與比爲可變
耳

冬楚子莊伐鄭襄

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
逆子叔姬高固齊大夫

按左氏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
書夏公至自齊秋齊高固來逆子叔姬罪宣
公也其曰來者以公自爲之主稱子者或謂
別於先公之女也諸侯嫁女於大夫主大夫
以與之者爲體敵也而公自爲之主壓尊毀
卑朝廷慢宗廟矣夫以鄭國褊小楚公子
尚強大來娶于鄭子產辭而卻之使
之絕不得無有其室而宣公

以魯國周公之後逼於高固請皆其女強委禽焉而不能止惟不知以禮爲守身之幹是以得此辱也春秋詳書爲後世警欲人之必謹於禮以定其位不然卑賤妄說不近於禮矣足遠取辱哉

叔孫得臣卒

內大夫卒無有不日者以春秋魯史也其或不日則見恩數之異魯爾仲遂如齊謀弒子赤叔孫得臣與之偕行在宣公間有援立之私其恩數豈異哉而不書日是聖人削之也君臣父子妃妾適庶人道之大倫也方仲遂以殺適立庶往謀於齊而與得臣並使也若懵然不知其謀或知之而不能救則將焉用彼相矣春秋治子赤之事專在仲遂以其內交宮禁外結強鄰大惡無所分也而叔孫得臣有同使于齊之罪故特不書日以貶之若曰大夫而不能爲有無者不足加以恩數云爾

冬齊高固故叔姬來

左氏曰反馬也禮嫁女留其送馬不敢自安及廟見成婦道使反馬則高固親來非禮也又禮以子有行遠父母者歲一歸寧今見逆逾時未易歲也而叔姬來亦非禮也故書及書來以著齊罪迫大夫適他國必有君命與公事否則禮法之所禁而可犯乎惠公許其臣越禮恣行而莫遏高固委其君踰境自治而不忌則人欲已肆矣凡婚姻常事不書則以爲非常爲後世戒也

孫免侵陳

六年

抑

及楚平荀林父伐陳經皆不書者以下書晉蕭加兵于陳卻陳及楚平可知矣以趙盾孫免書侵即林父無詞可稱亦可知矣爰爰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晉嘗命上將帥帥救陳敗與之連兵伐鄭分而即楚無乃於已有關蓋亦自反可也不內省德遽以兵加之則非義矣故林父不書伐而盾免書侵以正晉人所以主盟非其道也

夏四月秋八月螽

傳謂螽爲穀災虐取於民之效也先是公伐莒取向後再如齊伐萊軍旅數起賦斂既繁戾氣應之矣大善惡之感萌於心而災祥之應見於事寘公不知舍惡近善以補前行之愆而用兵不息災異數見年穀不豐國用空乏卒至於改助法而稅民蓋自此始矣經於蟲類一物之變必書于策示後世大人感應之理不可誣當慎其所感也

冬十月

春秋傳卷十六

新春晉趙例始末胡文定公春秋傳卷十七

門人 梅 谿 林 堯叟 唐翁標註

宣公中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來盟爲前定者嘗有約言矣未足効信而釋疑又相歃血固結之爾是盟衛欲爲晉致魯而魯專事齊初未與晉通也必有疑焉而衛侯任其無咎故遣良夫來爲此盟而公卒見辱盟非春秋之所貴義自見矣

夏公會齊侯伐萊秋公至自伐萊大旱

及者內爲志會者外爲主平宮及郯公所欲也故書及繼以取向即所欲者可知矣伐萊齊志也故書會繼以伐致即師行之危亦可知矣公與齊侯俱不務德合黨連兵恃強陵弱是以爲此舉也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征役然咎之氣感動天變而旱乾作矣其以大旱書者或不雩或雖雩而不雨也不雩則無恤民憂國之心雩而不雨格天之精意闕矣

冬公會晉侯宋公文衛侯成鄭伯襄曹伯文于黑壤

會而不得見不以不得見爲諱盟而不與盟不以不與盟爲諱則曲不在公而主會盟者之罪耳與於會不與於盟而公有歃爲非主會盟者過也則書會不書盟若黑壤是也晉侯之立公既不朝又不使大夫聘而每歲適行有不慊於心而非晉人之咎矣君隱子爲父隱於以養臣子

詐括而不事盟主又以賂免則不直在

八年春公至自會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至黃乃復壅君命也有疾亦不復可乎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未致事而死以尸將事楚伐吳陳侯使公孫貞子往弔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人辭焉上介芋尹蓋曰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慼大命隕墜絕世于良廢日供積一日迁次今君命迎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無乃不可乎吳人不敢辭君子以爲知禮乃者無其上之詞其曰復事未畢也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齊脫犬音泰

有事言時祭此公子遂也曷爲書字生而賜氏俾世其官也曷爲書卒以事之變卒之也古者諸侯立家大夫卒而賜氏其後尊禮權臣寵遇貴戚而不由其道於是乎有生而賜氏其在魯則季友仲遂是也襄仲殺惡及視援立宣公而宣公深德之故生而賜氏使世大夫以荅之也經於其卒書族以志變法之端爲後世戒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起呂反籥羊畧反

繹者祭之明日以賓尸也猶者可已之詞萬舞也以其無声也故入而遂用籥管也以其入去而不作是謂故知不可存其邪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

敬之不繹不告者盡肅敬之誠於宗廟不
[illegible]全始終之恩於臣子今仲遂國卿也卒
不繹則失寵遇大臣之禮矣春秋雖隆君
抑臣而體貌有加焉則廉陛益尊而臣分稱
後世法家專欲隆君而不得其道至以犬馬
國人相視大倫滅矣聖人書法如此存君臣
之義也

戊子夫人嬴氏薨宣公母也

敬嬴文公妾也何以稱夫人自成風聞季友
之繇事友而屬其子及僖公得國立以為夫
人於是乎嫡妾乱矣春秋於風氏凡始卒四
貶之則禍于太廟素人歸微榮叔含賵召伯
會葬去其姓氏不稱夫人王再書而無天是
也敬嬴又嬖私事襄仲而屬宣公不待致于

太廟援例以立則從同同而無貶矣其意若
曰以義起禮為可繼苟出於私情而非義後
雖欲正可若何

晉師白狄伐秦

晉主夏盟糾合諸侯攘夷狄安諸夏乃其職
矣秦人之怨起自侵崇其曲在晉晉已可矣
既不知自反釋怨修睦以補前過已可咎矣
乃復興師動衆會戎狄以伐之獨不惡傷其
類乎直書于策貶自見矣

楚人滅舒蓼

按詩稱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在周公所懲者
其自初攻滅中國何與焉然春秋書而不削
楚人疆舒蓼反滑汭盟吳越執允益遂
而民有被髮左衽之患矣經

惡人之所以也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

成風薨以夫人葬以小君將祔于廟而始有二夫人也則四貶之以正其事今敬嬴亦薨以夫人葬以小君使祔于廟無貶以正之從同同可也而於宣公元年即以所尚穆姜婦之何也曰婦有姑之詞見敬嬴遂以子貴援例而亟立為夫人也僖公享國八年然後致成風而敬嬴之亟也雖二公援例魯君臣之責亦可知矣無貶而書法若此者猶栢宮弑君而書即位爾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敬嬴以其子宣公屬諸襄仲殺太子及其母弟雖假手于仲實敬嬴之謀也經書子赤卒夫人姜氏歸于齊其文無貶而讀者有傷切之意焉則以秉彝不可滅也傳謂哭而過市市人皆哭敬嬴頗天理拂人心之狀慘矣其於終事雨不克葬著咎徵焉而謂無天道乎此皆直書以見人心與天理之不可誣者也夫喪事即遠有進無退浴于中霤飯于牖下小斂于戶內大斂于阼階殯于客位迁于廟祖于庭塌于墓以弔賓則其退有節以虞事則其祭有時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或曰卜葬先遠日所以避不懷也諸孤見天子入門而雨霑服失容則人情所不忍遽者反可冒雨

乎漆車戴蓑笠士喪禮也有
爲者焉不能爲雨備何也且公庭之於墓
其禮意固不同矣不得不可以爲拯無則
不可以爲拯得之爲有則古之人皆用焉而
不能爲之備是儉其親也不亦薄乎故穀梁
子曰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厚葬古人之所
戒而墨之治喪也以薄又君子之所不與故
喪事以制春秋之旨也

城平陽今泰山有平陽縣楚師伐陳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八至自齊夏仲孫蔑如
京師

以淺言之屬辭比事春秋教也當歲首月公
朝于齊夏使大夫聘于京師此皆比事可攷
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著也宣公享國九年於

周纔一往聘其在齊則又再朝矣經於如齊
每行必致深罪之也下逮戰國周衰甚矣齊
威王往朝于周而天下皆賢之況春秋時乎
而宣公不能也故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
失諸侯之行惡而陪畔侵陵之敗起矣此經
書君如齊臣如周之意而特書王正月以表
之也

齊侯伐萊秋取根牟東夷國也 **穀曰** 取言公不
言公非公命也自宣而下征伐在大夫矣八月
滕子卒昭公卒文公立九月晉侯宋公文衛侯
成鄭伯襄曹伯文會于亳鄭地晉荀林父帥師
伐陳

按左

不睦也陳侯不會荀林父以諸侯
晉侯乎乃還則知經所書者與晉

也會于扈以待陳而陳侯不會然
有禮矣不書諸侯之師伐之也則幾於自反而
會諸侯皆以師聽命而林父帥師者在
衆輯矣晉主夏盟又嘗救陳所宜與也而推
楚之即夫豈義乎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成公卒子景公繻立冬
十月癸酉衛侯鄭卒成公卒子穆公遫立
晉成公何以不葬魯不會也衛成公何以不
葬亦魯不會也衛成事晉甚謹而魯宣公獨
深向齊衛欲爲晉致魯故謀黑壤之會而特
使孫良夫來盟以定之也及會于黑壤而晉
人止公賂然後免是以扈之會皆前日諸侯
而魯獨不往二國繼以喪赴亦皆不會此所
諸無其事而闕其文著也或曰二君皆有貶
爲故不書葬誤矣魯人不會亦無貶乎書卒
而以私怨廢禮忘親其罪已見春秋文簡而
直視人若日月之無私照也曲生意義失之
遠矣
宋人文圍滕文 公曰滕持晉而宋圍滕以見晉
伯之衰也
圍國非將卑師少所能辦也必動大衆而使
大夫爲主帥明矣然而稱人是貶之也滕既
小國又方有喪所宜矜哀弔恤之不暇而用
兵革以圍之比事以觀知見貶之罪在不仁
晉郤缺帥師救鄭
或稱人或稱爵何也鄭自晉

虞陳從江舍楚而從中國正也楚人爲是興
師而加鄭不義矣故宣公三年書人書侵罪
之也次年鄭公子歸生弒其君諸侯未有聲
罪致討者而楚師至焉故特書爵與之也然
興師動衆賊則不討惟服鄭之爲事則非義
舉矣故又次年傳辯楚子伐鄭而經書人再
貶之也至是稱爵豈與之乎按公羊例君將
不言帥師書其重者也今此書爵見其暴
中華以重兵臨鄭矣何以知其非與之乎曰
下書晉郤缺帥師救鄭則知其非與之也由
此觀春秋書法皆欲治亂賊之黨謹華夷之
辨以一字爲褒貶深切著明矣
陳殺其大夫洩冶上音世下音也
稱國以殺者君與用事大臣同殺之也稱其
大夫則不失官守而殺之者有專輒之罪矣
洩冶無罪而書名何也冶以諫殺身者也殺
諫臣者必有亡國弒君之禍故書其名爲徵
舒弒君楚子滅陳之端以此後戒此所謂蓋
係於名而書其名者也比干諫而死子曰商
有三仁焉洩冶諫而死何獨無褒詞夫語默
死生當其可而止爾洩冶之盡言無隱不愧
乎史魚之直矣方諸比于自靖自獻于先王
則未可同日而語也冶雖效忠其猶在宋子
哀曹叔肸之後乎故仕於昏亂之朝若異姓
者如子哀棄身而去可也其貴戚耶不食其
祿如叔肸善矣
舜公至自蔡
亦致其至而不書月上九年亦如

如京師而君臣名分之際謹嚴如此也歸田以爲私惠比於君臣名分之際則大小不侔矣

齊人歸我濟西田

宣公於齊順其所欲既以女妻其臣又以兵曾代來之舉又每歲往朝于齊廷雖諸侯事天子無是僭也故惠公悅其能順事已而以所取濟西田歸之也歸讎宜書曰歸此獨書我者乃相親愛惠遺之意或謂濟西魯之本封故書我則誤矣以彖巽卑巽事人不以其道而得地與悅人之彖巽卑巽事已不以其道而論其地皆人欲之私而非義矣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已巳齊侯元卒惠公薨

子頑公无野立齊崔氏出奔衛

按左氏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逼也公亟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以族奔也許翰以謂崔杼出而能反反而能弒者以其宗強於此舉氏辨之早也其說得矣所謂譏世卿者非公羊本旨蓋門弟子因尹氏武氏稱世卿而附益之於此爾經有事同而詞異亦有事異而詞同一視之則泥而不通矣

公如齊

五月公至自齊

文約而事詳者經也春如齊朝惠公夏如齊奔其喪若是雖不致可也而皆致者甚之也天王之喪不奔故行郊禮而汲汲於奔齊惠公之葬其不顧君臣上下尊卑之

致肆人欲滅天理而無忌憚者也詞繁而不殺聖人之情見矣

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靈公弒子成公午立

陳靈公之無道也而辯大夫之名氏以弒何也禍莫大於拒諫而殺直臣忠莫顯於身見殺而其言驗洩冶所爲不憚斧鉞盡言於其君者正謂靈公君臣通於夏徵舒之家恐其及禍不忍坐觀故昧死言之靈公不能納又從而殺之卒以見弒而亡其國此万世之大戒也特書徵舒之名氏以見洩冶忠言之驗靈公見殺之由使有國者必以遠色修身包容狂直開納諫諍爲心也以爲罪不及民故辯大夫以弒者非經意矣

六月宋師伐滕

前圍滕辯人刺伐喪也此伐滕辯師譏用衆也宋大國爵上八公霸主之餘業力非不足也今鄰有弒逆不能聲致討乃用大衆以伐所當矜恤之小邦且滕不事已无乃已德猶有所闕而滕何尤爲故特辯師以著其罪而沒沒於誅亂臣討賊子之意見矣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歸父仲遂之子貴而有寵宜公深德齊侯之能定其位而又以濟西田歸之也故生則傾身以事之而辭於屈辱沒則親往奔喪而使貴卿會其葬亦不顧天王之禮闕然莫之供也大事考辭義自見矣

衛人曹人伐鄭

平諸侯伐鄭取成而還其辯

[illegible]鄭父[illegible]國之間從於強令豈其罪乎不能以德輯撫而力爭之是謂五十步笑百步庸何愈於楚自是責楚之血輕罪在晉矣

秋天王定使王季子來聘 王季子即刺康公

【胡傳】

公羊傳曰王季子者王之母弟也王有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禮也宣公享國至是十年不朝于周而比年朝齊不奔王喪而奔齊侯喪不遣貴卿會匡王葬而使歸父會齊侯之葬縱未奉法勿聘焉猶可也而使王季子來王靈益不震矣自是王聘春秋亦不書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邾邑 【胡曰】宣公而下征伐在大夫故自取繹兄取皆不書其人自伐也兄伐皆不書公

用貴卿為主將舉大衆出征伐不施於亂臣賊子奉天討罪而陵弱侵小近在邦域之中附庸之國是為盜也當此時陳有弒君之亂既來赴告藏在諸侯之策矣曾不是圖而有事於邾不亦傾乎故四國伐鄭敗而稱人魯人伐邾特書取繹以罪之也

大水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 【胡曰】宣

按左氏行父如齊初聘也歸父如齊邾故也齊侯嗣立宣公親往奔其父喪又使貴卿會葬矣若待逾年然後修聘未晚也而季孫亟行歸父繼往則以宣公君臣不知為國以禮一人之可以免於討也歸父貪於[illegible]人之可以免於討也歸父貪於蓋理曲則氣必餒矣能無畏

齊侯使使國佐來聘 【疏曰】齊晉之交自是陳矣
葬之速也太不懷也又未逾年而以若命遣
使聘于鄭國則哀戚之情忘矣孟子曰養生
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滕文公
五月君靈未有命戒及至葬顏色之戚哭泣
之哀乎者大悅而有願焉其氓者蓋礼義人
心之所同然也齊侯嗣位之初舉動如此
喪師失地幾見執獲豈特鄰人笑客之罪哉
已失守身之下矣

饑楚子伐鄭

經有詞同而意異者比事以觀斯得之矣九
年楚子伐鄭稱爵者貶詞也若曰國君自將
恃強壓弱憑陵中夏之稱也知然者以下書
晉郤缺帥師救鄭則楚可知矣此年楚子
伐鄭稱爵者直詞也若曰以實屬辭書其重
者而意不以楚爲罪也知然者以傳書晉士
會救鄭遂楚師于鎮此而經削之則責晉可
知矣此類兼以傳爲案者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蔡侯陳侯成鄭伯襄
盟于辰陵策也 【疏曰】言楚子蔡侯陳侯鄭伯之上
加于楚莊以伯也

晉楚爭此二國爲日久矣分陳鄭背晉從楚
盟于辰陵而春秋書之無貶詞者豈與其下
焉未入幽谷乎中國而不能令則夷狄進矣
決在誅亂臣討賊子有亂臣而無君
則世無父無君即中國變爲夷狄

齊方用兵伐莒晉與狄方會于欑函而
[illegible]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今
[illegible]少西氏之逆也而楚人能謀之所謂禮
失而求之野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辰陵之盟所以得書於經而詞無貶乎聖人
討賊之意可謂深切著明矣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秋晉侯會狄于欑函狄
地[illegible]楚方倡義於天下而晉汝汶於羣狄至
注會[illegible]晉卑甚矣[illegible]才端反[illegible]音戍
春秋正法不與夷狄會同分類此書會戎會
狄會吳皆外詞也內中國故詳外四夷故畧
今中國有亂天王不能討則方伯之責也又
不能討則四鄰諸侯宜有請矣而晉方會齊
伐莒晉方求成于狄是天有背而養其一指
[illegible]
不能三年而絕小功之終不亦傎乎凡此直
書其事不待貶絕而義自見者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illegible]曰不言楚子而稱
人討賊之辭也以是為國人殺之也丁亥楚子
入陳[illegible]曰楚入[illegible]曰書番[illegible]○先書殺後書入
予楚以討賊之義也不以利陳累楚王也
辯人皆衆詞也大惡人人之所同惡人人之
所得討其稱楚人殺徵舒諸夏之罪自見矣
按左氏傳禁子為夏氏亂故謂陳人無動將
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徵舒轘諸栗門而經
先書殺後書入者與楚子之能討賊故先之
也討其賊為義取其國為貪舜跖之相去遠
於善與利耳楚莊以義討賊屑
屑以會取國急於為利跖之

與惡特在一念須臾之間而書法
秋傳心之要典不可以不察者也
聖人大改過楚雖縣陳能聽申叔時之
說而復封陳可謂能改過矣猶書入陳以貶
之何也曰楚莊意在滅陳雖復封之然鄉取
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而又納其亂臣是制
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也晉人以幣
如鄭問馹乞之立故子產對曰若寡君之二
三臣而晉大夫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
國之爲辭答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他國非
所當與也而必欲納其亂臣存亡與滅其若
是乎仲尼重傷中國深美其有討賊之功故
特從未滅不稱取陳而書入雖曰與之可矣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此二臣者從君於昏宣淫於朝誅殺諫臣使
其君見弒蓋致亂之臣也肆諸市朝與衆同
棄然後快於人心今乃詭詞奔楚託於討賊
復讎以自脫其罪而楚莊不能察其反覆又
使陳人用之是猶人有飲毒而死者幸而復
生又強以毒飲之可乎故聖人外此二人於
陳而特書曰納納者不受而強納之者也爲
楚莊者宜柰何潞微衛之宮封洩冶之墓戶
孔寧儀行父于朝謀於陳衆定其君而去其
熊哉乎

音註括例始末胡文定公春秋傳卷十八

會稽 梅鷟 林堯叟 唐翁標註

宣公下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討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天下之惡一也本國臣子或不能討而上有天王下有方伯又其次有四鄰有同盟有方域之諸侯有四夷之君長與凡民皆得而討之所以明大倫存天理也懲舒雖楚討之陳之臣子亦可以釋然矣故得書葬君子詞也

楚子 莊圍鄭

按公羊傳例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楚子縣陳蓋滅之矣而經止書入其於鄭也入自皇門至于逵道蓋即其國都矣而經止書圍昌爲悉從輕與不書其憑陵諸夏之罪乎上無天王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臣弒君子弒父諸夏不能討而夷狄能討之春秋取大節略小過雖如楚子憑陵上國近造王都之側猶從末減於以見誅亂臣討賊子正大倫之爲重

夏六月乙卯晉景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鄭也

按晉必又稱晉師敗績

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按左氏晉師救鄭經既不以救鄭書矣又不言楚晉戰于邲而使晉主之何也陳人弒君晉不討賊而楚能十乙楚人圍鄭亦既退師與鄭平矣而又與

四非明見蒙之師也故釋楚不貶而使晉

荀罃之役六卿並在大

殺也而獨罪林父何也尊無二上定
一也古者仗鉞臨戎專制閫外雖君命有
所不受況其屬乎欒書救鄭軍師之欲戰者
八人武子遂還師不敢遏偪陽之舉句偃二
將皆請班師荀罃令士七日不克必爾乎取
之遂下偪陽林父既知無及於鄭焉用之矣
諸帥又皆信然其策先縠若獨以中軍佐濟
者下令三軍無得妄動按軍法而行辟夫豈
不可既不能令乃畏失屬亡師之罪而從韓
獻子分惡之言知難而冒進是棄晉師於誰
責乎故後誅先縠不去其官此稱敗績特以
林父主之也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宋附庸国

假於討賊而滅陳春秋以討賊之義重也末
滅而書入惡其貳已而入鄭春秋以退師之
情恕也木滅而書圍與人為善之德宏矣至
是肆其強暴滅无罪之國其志已盈雖欲赦
之不得也故傳稱蕭潰經以滅書斯其罪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伯伯必有大國楚莊蓋
以力假仁不能久假而遽歸者也集萬國親
諸侯者先王之政與滅國繼絕世者仲尼之
法今乃滅人社稷而絕其祀亦不仁甚矣蕭
既滅亡必無進者何以得書于魯史楚莊縣
陳入鄭大敗晉師于邲莫與救者不知以禮
別人之至於驕溢京伐然欲皆得行焉遂以滅
人於其威力以恐中國耳孟子定
為三王之罪人春秋史外傳

與推此類求之斯得矣

晉侯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清地 經曰 書人同盟謂內人自為盟也 書曰如惡書虞上中

國文本末伯也

書同盟志同欲也或以惡其反覆而書同盟非也春秋不實盟誓自隱公始年書儀父盟昧宋人盟宿已不實言矣奚待清丘然後惡其反覆乎清丘載書恤病討貳口血未乾敗其盟好所謂不待貶而惡見者也又奚必人諸國之卿然後知反覆之可罪乎楚既入陳圍鄭大敗晉師伐蘭滅之憑陵中國其矣為諸侯計者有信任仁賢修明政事自強於為善則可以保其國耳曾不是圖而刑牲歃血要質鬼神靳以禦謀之不臧孰大於是故

國卿貶而衛人譏失職也原裁違命裁師乃晉國罪人而主茲盟約所信任者皆可知矣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陳有弒君之亂宋不能討而楚能討之辭曰縣陳尋復封之其德於楚而不貳未足責也宋人不能內自省德僅以大衆伐之非義舉矣衛人救陳背盟失信而以救書者見宋師非義陳未有罪而受兵為可恤也且謀國失圖交興師孩無休息之期則亂益滋矣其以救書意在責宋也若衛叛盟則不待貶絕而惡自見矣

三年春蔡侯伐莒 蔡侯楚子伐宋

爾將以脅諸侯懼而同盟為宋人輕繇薄賦使民效死親其上

興[illegible]并衆也故楚人有詞于伐而得書爵
殺桑[illegible]晉殺其大夫先縠書名以罪討
先縠違命大敗晉師亡帥不能用鉞己失刑
矣今又重有罪焉背人洽其罪而戮之義也
昌爲辯國以殺而不[illegible]其官夫兵者父危所
係有國之大事也將非其人則敗能得其人
使親信聞之則敗以剛復不仁者桑焉而莫
肯用命則敗凡此三敗君之過也河曲之戰
趙穿獨出而史駢之謀不用濟涇而後欒黶
欲東而荀偃之令不行矣林父初將中軍乃
以先縠佐之使敵國謀臣知其從政者新未
能行令誰之過歟故爲國以殺不去其官罪
累上也

十有四年春齊殺其大夫孔達
殺大夫而書名氏義不繫於專殺也孔達弃
信以危社稷衛人殺其罪而誅之可也何以
辯國而不去其官用人謀國干犯盟主至於
見討誰之過歟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罪累上
也春秋端本清源故書法如此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文公卒子宣公庚立晉
侯伐鄭
按左氏傳爲鄭故也比事以觀知其爲報怨
漫辭之兵詞無所敗者直書其事而義自見
矣
十有一月楚子壯圍宋
言欲以藥楚已非持國之道輕
動又非恤患之兵特書救陳

訟訟而不竟必至於師若宋是矣始謀不臧
至於見伐見圍幾亡其國則自取之也春秋
端本故責宋為深若蠻夷圍中國則亦明矣
葬曹文公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夫禮別嫌明微制治于未亂自天子出者也
列國之君非王命而自相會聚是禮自諸侯
出矣以國君而降班列下與外臣會以外
臣而抗尊出位上與諸侯會是禮自大夫出
矣君昏贅荒陪臣執命豈一朝一夕之故其
所由來漸矣故易於坤之初六曰馴致其道
至堅冰也易言其理春秋見諸行事若合符
節可謂深切著明矣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莊于宋文
楚子不假道於宋以啓釁端而圍之陵茂中
華其矣諸侯縱不能畏簡書攘夷狄存先代
之後嚴兵固圉以為聲援猶云可也乃以周
公之裔千乘之國謀其不免至於薦賄不亦
鄙乎若此類聖人不徒筆之於經也比事以
觀則知中國夷狄盛衰之由春秋經世之畧
矣
夏五月宋人文及楚人莊平
文九年陳平不書宣十年宋背及楚平矣不書

貶貶詐

宋無亡國之憂楚無滅國之罪功亦大矣宜伐二卿不愛其情釋怨解紛使在所褒何以貶也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今二卿自以情實私相告語取必於上以成平國之功而其君不預知焉非人臣之義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君有聽於臣父有聽於子夫有聽於婦中國有聽於夷狄仲尼所爲惧春秋所以作也故平以解紛雖其所欲而平者在下則大倫紊矣聖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故褒貶如此然則臣而有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不可乎曰專之而可者謂境外也子反在君之側無秦報之難幾會之失矣急於平而專之若是哉或曰子反攘善則知其罪矣華元救國急難而紓其情實何尤焉矣宋先代之後武王所封以備三恪橫見侵逼非有可滅之罪也若以大義責之曰子爲上卿不能恤卹桀爲虐陵我城保圍我城郭欲滅我社稷縱子得之何面目見中華之士乎使子反果忠楚莊果賢必爲義動退師止衆結盟而反矣何必輕見情實蹈不測之險乎後世羊陸效其所爲交歡邊境而議諸爲非純臣也知春秋之法矣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潞赤狄之別種潞氏國故狄氏子爵也

華號反氏者滅見滅之罪著滅之也上卿爲主將略而稱師者著

哈嬰兒不死社稷比於中國

王畿齊侯攘之皆門庭之寇不可縱而莫禦者也雖禦之亦不極其兵力殄滅之無遺育也今赤狄未嘗侵掠晉境非門庭之寇而恃強暴以滅之其不仁甚矣春秋所以責晉而略狄也又有異焉者夫伐國之要討其罪人斯止矣按左氏潞子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則酆舒者罪之在也爲晉討者執酆舒轘諸市立黎侯安定潞子改紀其政而返則諸狄服疆域安矣今乃利狄之土滅潞氏以其君歸何義乎春秋所以責晉而略狄也

秦人相伐晉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召音邵

王臣有書字而言子者王季子是也有書子而繫名者王子虎是也此稱王札子者叔梁以爲當上之詞也其爲當上之詞者矯王命以殺之也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司者命也爲人臣而侵其君之命則不臣爲人君而假其臣以命則不君君不君臣不臣天下所以傾也邢侯專殺雍子於朝叔向以殺人不忌爲賊請施邢侯君子以爲義王札子之罪當服此刑而天王不能施之無政刑矣何以保其國而不替乎

本者也故戾氣熊之六年螽
大水十有三年又螽十有五年
倉廩竭調度不給而言利苛民
之事起矣
仲孫蔑曾齊高固于無婁犯邑
禮之始失也諸侯非王事而自相會也無以
正之不自天子出矣然後諸侯與大夫會又
無以正之然後大夫與大夫會禮亦不自諸
侯出矣田氏篡齊六卿分晉三家專魯理固
然也不能辨於早後雖欲正之其將能乎
初稅畝
孟子曰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
願耕於其野矣書初稅畝者議宣公廢助法
而用稅也殷制公田為助助者藉也周因其
法為徹徹者通也其實皆什一也古者上下
相親上之於下則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惟
恐民食之不給也下之於上則曰雨我公田
遂及我私惟恐公田之不善也故助法行而
頌聲作矣世衰道微上下交惡民惟私家之
利而不竭力以奉公上惟邦財之入而不恤
恒以利下水旱凶災相繼而起公田之入薄
矣所以廢助法而稅畝乎初者志變法之始
也其後作丘甲用田賦至於二猶不足則皆
宣公啓之也故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
於貪弊將若何有國家者必欲克守成法而
又院先務本乎
曰螽秋螽未息冬又生子災

求所氏也而詳志之如此者急民事謹天災
[illegible]五者之務也遇天災而不懼忽民
[illegible]而又爲繁政重賦以感之國之危
無日矣

饑

春秋饑歲多矣書于經者三而宣公獨有其二何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畜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雖有凶旱民無菜色是歲雖螽螟而遂至於饑者宣公爲國務華去實虛內事外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敦其本府庫竭矣倉廩匱矣水旱螽螟又降饑饉亦無以振業貧乏矣經所以獨所書饑以示後世爲國之不可不敦本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　甲氏及留吁

按左氏董是役者士會也上將主兵其稱人貶詞也甲氏潞之遺種留吁其殘邑也春秋於夷狄攘斥之不使亂中夏則止矣伯禽征徐奚東郊既開而止宣王伐玁狁至于太原而止武侯征戎瀘服其渠帥而止必欲盡殄滅之無遺種豈仁人之心王者之事乎士會所以貶而稱人也

夏成周宣榭火

成周天子之東都宣榭宣王之廟也按呂大臨考古圖有郙敦者稱王格于宣榭呼內史知宣榭者宣王之廟也古者爵有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榭者射堂其堂無室以便射事故凡無室者皆謂

之榭宣王之廟謂之榭者其廟制如榭也宣榭[illegible]書以宗廟之重書之也貴戚擅殺之天所以見戒乎

二子不討王室不復能中興矣人火

秋郯伯姬來歸

按左氏郯伯姬來歸出也內女出書之策者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淫辟之渠多矣復相棄背喪其配耦祇之詩所以刺衛日以衰薄室家相棄中谷有蓷所以閔周易叙咸恒爲下經首春秋內女出夫人歸況男女之際詳書于策所以正人倫之本也其旨微矣

冬大有年

程氏曰大有年記異也旱乾水溢饑饉荐臻者災也山崩地震彗孛飛流者異也景星甘露醴泉芝草百穀順成者祥也大有年上瑞矣何以爲記異乎凡災異慶祥皆人爲所感而天以其類應之者也人事順於下則天氣和於上宣公弒立逆理乱倫水旱螽螟饑饉之變相繼而作史不絕書宜也獨於是冬乃大有年所以爲異乎夫有年大有年一耳古史書之則爲祥仲尼筆之則爲異此言外微旨非聖人莫能修之者也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昭公卒靈公立丁未蔡侯申卒文公卒辛子景侯周立夏

蔡文公

而得禮記之詳也葬而不月其國務華而無忠信誠慤之心

計氏而不知禮義邦交之實良死送終獨享於[illegible]害不切其身者皆闕如也大則薄其君見忽於盟主又其次若秦若衛若睢雖來告計合於禮而不會也此事以觀義自見矣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已未公會晉侯景衛侯穆曹伯宣邾子定同盟于斷道晉也曰同盟至新城而再見斷道之後不曰同盟者寡矣斷音鍛

書同盟者志同欲也大國率之小國畏威而從命非同欲也小國訴之大國勉強而應焉非同欲也若斷道之盟諸侯同心謀伐齊釋其憤怒非有不得已而與之者也或以爲會同天子之事築宮爲壇設方明如方嶽之盟故書同疑其說之誤矣

秋公至自會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肸音欣入

稱弟得弟道也稱字賢也何賢乎叔肸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爲不去也兄弟無絕道故雖非之而不去也與之財則曰我是矣終身不食宣公之祿君子以是爲通恩也論情可以明親親言義可以厲不軌所以取貴乎春秋書曰公弟而稱字以表之也公子爲正大夫而書卒貴也不爲大夫而特書卒賢也或以爲叔肸寵弟在宣公有私親之愛故生其卿與哀仲遂氏則其說誤有寵生而驕氏則是貴戚用事有不見於經者齊年鄭語在外之見

叔肸不與焉其非生而賜氏俾世其卿亦明
矣

十有八年春晉侯禦世子臧伐齊

保國以禮爲本者也齊頃公不謹於禮自已
致寇所謂人必自伐而後人伐之矣諸侯上
卿皆執國命取必於其君以行其克伐然欲
之私故盟于斷道師于陽穀大戰于鞌逞其
志而後止春秋詳書于策見伐與伐者之罪
皆可以爲鑒矣

公伐邾 邾子 自是不書君將征伐在大夫也○
宣公而下征伐在大夫是故自伐邾取繹凡取

皆不書其人自伐邾凡伐皆不書公夏四月秋

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戕音蔷

戕者殘賊而殺之也于鄫者刺臣子不能救
君難也夷貉無城郭宮室百官有司單車使
者直造其廬帳屬其酋長者則有之矣中國
則重門擊柝廉陛等威侍衛守禦之嚴奚至
於坐使其君爲邾人殘賊殺之而莫禦乎邾
人蓋嘗執曾子用之則不共戴天之世讎也
既不能復又使邾人得造其國都而戕殺其
君問于鄫者所以深責鄫之臣子至此極也

甲子楚子審卒莊王立 楚人來告喪

而稱子者是仲尼筆之也其不
感而避其號是仲尼削之也
自王降而稱子若滕自侯

名實所由定也奚名爲亂哉

公孫歸父如晉

宣公因齊得國故刻意事之雖易世猶未忘也及頃公不能謹禮怒晉魯上卿而鄙克當國決策討之晉方強盛齊少懦矣於是背齊而事晉其於邦交以利爲向背無忠信誠慤之心者也按左氏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夫輕於背與國易於謀大家而不知其本末有能成而無悔也然則公室不可張乎務引其君當道正心以正朝廷禮樂刑政自己出也其庶幾乎必欲倚外援以去之是去齊瘍而得腹心之疾也庸愈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笙魯境也

仲尼稱孟莊子之孝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又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夫仁人孝子於其父之臣非有大不可如晉悼公於夷羊五之屬必存始終進退之禮而不遽也歸父以君命出使未反而君薨在聘禮有執圭復命于殯之文升自西階子臣皆哭情亦戚矣今宣公猶未殯而東門氏曰歸父還自晉者罪成公君臣死君而忘父子曰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

也言爰而不殺歸父之書自著矣以事以觀沛不失禮焉非志於仁者弗能
則見當国者有無君之心此春秋所以作不
可不察也